

近代中国“国技”复兴考论

罗紫鹏



摘要: 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对近代中国“国技”的复兴进行分析和考证,得出结论:“国技”这一概念因外国体育的引入而出现,又因救国运动、体育会建设的热潮而形成“复兴”之势。近代民国一系列宣扬“国技”的运动,不仅存在于近代志士大量的撰述考论中,还在新兴的武侠笔记、小说中有所体现。

关键词: 近代;体育;国技;复兴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16)05-0001-04

Revival of the "National Technique" in Modern China

LUO Zipeng

(Postdoctoral Center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By the means of literature stud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he revival of the "national technique" in modern China.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technique" appeared du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sports from abroad. And because of the boom of th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sports federations, the trend of reviving the "national technique" emerged. The campaigns of promoting "national technique" in modern Republican Times can not only be seen in many research writings of modern scholars, but also in newly-emerged martial arts fictions.

Key Words: modern; sport; ; national technique; revival

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一直有“左武右文”的倾向,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我们是一个不讲“体育”的国度。《周礼·保氏》中有言:“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射、驭(即射箭、射马驾车)虽与现代的“体育”概念不同,但却是我国自古重视体育的例证。而且我国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有剑术,《史记》中载有许多的侠士刺客,《汉书·艺文志》中有“兵书略”一类,这些虽没有直接指向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但是在剑客、兵书的背后必有一套操演和训练,只是我们古人未对其做详细的考证与记录而已。

事实上,我国传统的武术、养生、医学等很多方面都与现代的体育内容相关,其中涉及到的侠义精神、健体方法与“体育”有相通之处,但与有计划、有目的地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的体育教育事业却有很大隔阂,在古代真正组织“体育”训练的只有军队。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体育教学,将体育归入学生日常的功课中去的实践要到晚清时期才开始,而晚清对体育建设的倡导则更多地集中在对“国技”的提倡上。先是讨论其概念,分析其价值,进而整理文献资料以备学习利用,最后在众多拳师与志士的推动下,形成了一股复兴“国技”“国技救国”的习武热潮。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我国贫弱羸败的情况越发严重。在这种情势之下,倡导革命改良者有之,引进西方文化者有之,固守传统以求自强者亦有之。在这之中,欲从强健国人体魄进而改换国人精神面貌的一群有识之士从

提倡“体育”出发,讨论体育与教育,继而发掘民族传统文化,至宣扬“国技”、创设国术馆而达到“国技救国”之高潮。

1 由提倡体育到复兴“国技”

欧美体育输入中国约在清光绪年间,19世纪末各省开始设立武备学堂,1900年左右徐锡麟和秋瑾在绍兴设立体育会——我国对于体育的重视和提倡起自清末,一是激于世界列强“赠予”的“东亚病夫”之称,二是源于有识之士对国势衰微的救弊之心。体育和体育事业在清末民初时期被不断地讨论和研究,关于体育类的期刊杂志有几十种,社会各界以及西方来华教会组织、青年会、学校等也都努力促进体育教学的实践。郭绍虞在其所著《中国体育史》的序中曾道:“自欧风东渐,智德体三育并重之说,喧腾一时。有识之士,鉴于吾国体育之不振,因相与提倡体育,举凡欧美各国体操运动诸术,渐次输入,不可谓非吾国之幸也。”^[1]朱亮在为《中国体育史》所做的序言中也说:“一国之盛衰强弱,恒以国民之精神体魄为衡。我国右文左武,相沿千载。积弱既形,遂称东方病夫之国。喧腾寰区,耻孰甚焉。近十年来,国民迷梦渐觉,始省重文之习,不足为治,于是结社设会,研究体育,提倡尚武,欧美操典。东瀛技术,渐入中原。体育之声,洋洋盈耳。未始我国转弱为强之朕兆也。”^[2]

然而随着各地体育会的建立以及“救国”、“强国”理想的刺激,从传统中寻找救国良方、健体良方的想法也随即

收稿日期: 2016-07-20

作者简介: 罗紫鹏,女,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明清近代文学。E-mail: haishangshuo@163.com。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234。



出现。因为清末以来我们一贯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相信西方只有技艺胜过中国，其他方面还是我们更胜一筹。在这种情况下，“国技”被挖掘出来，从乡野拳师的演练场走进新式课堂，走进研究著作与社会民众的讨论当中。1909年霍元甲组织成立精武体育会，随后各地武馆、会所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据向恺然、陈铁生等人所著的《国技大观》一书所言，当时上海有武德会和所谓“救国十人团国技部”等组织，向恺然在文章中曾经谈到：“近十年来，各省各县之学校，设有拳术一科者，几于无校无之，而犹以警察署及稍有战斗力之军队中为盛，至于上海之武术会，拳术研究会等等专攻之处，通都大邑所在皆有。”^[13]

所谓“国技”，其实主要指我国传统的武术，如少林拳、张三丰内家拳，又如剑术、棍法、枪法、刀法之类。在天下倾颓的情况下，国人急需寻找我们自有的体育精神和体育内容，以期达到更好地发展体育事业、增强国人体质的效果，同时也获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并找到心理安慰。所以《国技大观》中附有18位先生的演武图像以示“国技”之精深可用，而马良在此书序言中也曾明确地讲道：

国势飘摇，朝野哗然，提倡体育为补偏救弊之谋。效颦学步，乃取球杆、哑铃诸技，列为黉舍课程，是犹故家子弃其庖厨之珍羞，乞人藿藜餐口；遗其笼篋锦绣，假邻布衣章身也。痛孰甚焉！考吾国技术，为世称道者，一为少林派，一为武当派……余自身蒞戎行，即主国技救亡之说。曩者镇守济南创设武术传习所，令各县遴选学生以期普及。并鸠合同志，辑棍术、剑术、拳术、率角术书各若干种，为社会导线^[14]。

晚清民初的志士想通过“吾国技术”救亡图存，认为国技比外来的球杆、哑铃之类要适合补偏救弊。而对于这一提倡，大家也深表认同，由此清末的“体育”事业便回归到对传统“国技”的梳理讨论和运用上。

2 “国技”概念的由来与运用

“国技”一词的提出源于“体育”一词的引进。“体育”最早出现在中国大约是光绪年间。1888年《申报》上已出现“体育”，1902年《申报》上所刊载的一则消息里介绍《山西学务处所订学堂章程》，其中有言：“考泰西养蒙之法，其大要有三，曰德育，谓当养童蒙之德；曰智育，谓当启童蒙之智；曰体育，谓当卫童蒙之体。”^[15]即此时，“德智体”三育之说已经成形。在倡议对国人，特别是学生进行“体育”教育的同时，“国技”一词也悄悄地出现。

“国技”，特指中国传统的技击之术（即传统武术），是中国传统体育内容中的精华所在，而近代时期的学者又主要以拳术来讨论“国技”，故国技、拳术、武术在近代时期之所指大致相当。当时的报刊上有许多关于“国技”概念及如何推广“国技”的论述：

体育为锻炼国民体格之学科，国技为一国体育之精华，二者胥强民之本也^[16]。

古称武术，亦曰技击，今以别于外来之武术，亦称之为国技。国技之中，有拳术及兵杖两种。拳术者，徒手之操练，兵杖者，器械之运用^[17]。

拳术为吾国国技，往时军人，虽重韬铃，尤精技击，自火器重，而拳术轻，论者以为无当劲敌^[18]。

吾国技击之术，不特为东方之特出，实世界各国所望尘莫及者也^[19]。

其中徐哲东讲得最为直接明白，他说“古称武术，亦曰技击”，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技击家，当时也有一些学徒，所以对于“国技”的称谓没有太多地与“体育”概念进行比较。而既然要提倡体育与德育、智育共同发展，近代的志士却单单提出“国技”学习，提倡国技救国，而并不愿意学习国外的体操、球类，这之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他们认为国外所谓“体育”者并不是当务之急，并不能很快地提高国人体质及精神面貌；其次，这些提倡“国技”者多为精于此技者，如徐哲东、霍元甲、向恺然。他们是最关注、也最精于“体育”问题的一群人，至于其他热心时局的人士，如近代学者之类则重在思想的启蒙与社会制度的改良上；最后，同时期的义和团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将拳术当“国技”的代表来进行讨论的趋势。

我们知道，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他们也主要以练习拳术为主，最后被列强及清政府扑灭而被称为“拳匪”。“拳术”一词因为义和拳而更为大众熟知，所以以主要讨论“拳术”的情况来论述“国技”便成为近代时期的特色。其中最显见的例证就是，从清末至国技学会刊印《国技大观》的1923年期间，以武术指称“国技”的频率远小于“拳术”。同时，也正是因为“义和拳”中间夹杂了过多迷信不实的内容，才使得这之后的志士来认真研究“国技”的概念，整理“国技”即中国武术发展的历史，然后规定“国技”学习的内容，以此来真正地强身健体、保种存国。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上将李烈钧就曾在《技击术应衡以学理》一文中言：“中国技击术之失传也久矣，稗官野史所载动辄曰某剑仙某侠士，眩其举止行动，出神入化，几乎与神话之怪异埒。而究其何以为剑仙，何以为侠士，则莫之能详。……尤当以科学艺术之程序而待遇技击术。如言手法，则以何者为首，何者为次，何者臻于十乘，何者宜加以避免。诸如此类，循循然论之，俾学者知有一定之门径，则教育普及之日即技击普及之时也。”^[100]所以在政府人士那里，“国技”不妨称作技击术，如李烈钧、伍廷芳；而在江湖英雄或普通民众那里，“国技”则更习惯被叫作“拳术”，如姜侯魂、向恺然。

3 民国时期对“国技”的整理与论述

欲厘清“国技”的概念与内容，就必须整理“国技”相关之文献。晚清民国时期，自提倡“国技”以来，有识之士对传统武术的源流、发展、内容等历史文献材料的搜集整理自发地进行开展。他们编著书籍以求有文献可证，这样民众学习、实践起来才能有所依据。

当时对“国技”的论述较成系统的主要有向恺然、陈铁生等编著的《国技大观》、吴志青编的《国术理论概要》、徐哲东编的《国技论略》、万籀编写的《武术汇宗》、向恺然所著的《拳术见闻录》、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体育史》第三编等。此外，当时还有大量的体育刊物开始筹办起来，而各大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技击类的大众读物，如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技击余闻》等。其中，近代民国时期关于体育的



刊物数量尚无完全的统计,但目前已关注并出版的不下40种。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就于2006年出版过一套《民国体育期刊汇编》,共70册,收录体育刊物四十多种。不过其中大部分的内容重点在现代体育教育,涉及国技、国术的不多,只有《佛山精武月刊》算是比较专门地弘扬国技、演习武术的一种刊物。

而关于“国技”的编著,相比于体育期刊,则有更多专门的讨论与考述。其中《国技大观》一书对于国技的宣传鼓吹、论述介绍最为全面,时新的材料也多。编著者向恺然是当时著名的武侠小说家,陈铁生是“第一鼓吹国技并实行家”,其他编家姜侠魂、唐豪等人也均是国技视为“保国强民独一无二之技术”^[10]的志士。该书共分四大部分,即名论类、杂俎类、轶事类、专著类,不仅搜集了当时政要名人关于国技的言论,还编排了表现国技及武侠精神的奇人轶事,以及各类武术、技法的练习方法等,可谓有理有据地为国技张目。吴志青的《国术理论概要》重在讨论国术的概念、发生之原因及与社会、各学科之间的关系等。相比之下,徐哲东的《国技论略》则重在介绍具体拳法、腿法等各种武术的学习修炼方法,万籁的《武术汇宗》也重在各种武术技艺的练习方面,且配有大量的招式图片,以供读者理解。至于《中国体育史》一书,则正式将国技列入体育的理论范畴之中,是由介绍体育到讨论“国技”,或者说将“国技”归入体育事业的重要一步。

郭绍虞先生是著名学者,曾在商务印书馆供职,然而他早在1919年就编写了第一本体育著作《中国体育史》,特别是在书中专辟一编介绍“国技”。他在序例中说:“拳术为吾国国技,宗派繁多,名师辈出。源委琐屑,殚述甚难,且昔人擅术自秘,谱录无征。戚氏纪效新书,黄氏内家拳法,于渊源流派犹多未详。小说家言,专事铺张扬厉,殊难稽评。故特挈纲举领,具其大概,庶几信而有征,述国技第三。”^[11]实际上,本书的第三、第四编皆讲拳术,第三编述“角力”,考论拳术的源流;第四编讲拳术的原始、派别及少林、张松溪、戚继光等各家拳术之大概并叙列明清、近代技击家之情况。其内容与《国技大观》《国术理论概要》等有重复,但对于国技的源流考证、中国体育的历史及发展情况等进行了颇为“现代化”的讨论,此书与其他论著一起推动了民初时期普通人想要通过学习“国技”来强国保民的愿望。

就如吴志青在《国术理论概要》中呼喊的那样:“我们是这样的瞻望未来的光明,让我们敲起葬钟,把一切自私的恶魔驱出社会之外,发扬仁侠的真精神,用仁爱支配全世界,用侠义判断真是非!日本的大和魂是武士道德养成的,我们的中国魂是要有开明的革命的新武术才能苏生。呼吸些伟大的空气吧!用武术养成武德来招回我们的国魂!”这样“铺张扬厉”的情绪反映出来的正是晚清民初时期国人提倡“国技”、要求迅速强国的一种焦躁不安的状态,所以当时民众才对于霍元甲“张园比武”的胜利表现出无限的激动和热情,精武体育会以及其他武会才能风靡一时。

4 “国技救国”在近代武侠笔记、小说中的诠释

我们前面提到,在编写关于国技论著的志士中,还有小说家向恺然。他不仅参与过《国技大观》的撰写,还编撰

过《太极拳推手》《太极拳劲中劲》等技击学习书籍,同时还著有《拳术见闻录》《近代侠义英雄传》等笔记、小说作品。事实上,向恺然的大名主要来自于他的武侠小说创作,来自于他对于江湖人物、侠义精神的宣扬和描述。以往学者总是从小说创作及文学发展的内部出发,寻求其武侠小说创作与传统小说的内在联系,其实反观近代社会,反看向恺然对于“国技”的宣传,对于武术、体育事业的热衷,我们会发现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与近代以来“强国保民”的潮流之间、与“国技救国”思想之间的联系。

向恺然,笔名平江不肖生,被誉为近代武侠小说的鼻祖,曾创作过《江湖奇侠传》《留东外史》《铁血英雄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等小说,其中所述常常以同时代的人物为对象,故而虽为小说,实际上多是“信而有征”,有基本的事实依据。《拳术见闻录》是向恺然关于拳术的探讨之书,书内介绍了许多拳术技击高手,论述了他们拳法的高低及功底,从而讲出一套自己的理论。此书曾附在向恺然所撰《拳术》一书之末,1916年由中华书局刊印发行。在此书前言中,向恺然说:“盖近世提倡拳术之目的,与拳术最初之目的殊。古之拳术杀人,今之拳术育人。人之百为,基于其躬。练拳术则身健,身健则魄力雄、意志强。魄力雄、意志强,天下事不足为也。”^[12]然后向恺然介绍了拳术的内家和外家,而他更偏重于内家,可见当时国人对“国技”“拳术”的钻研已经达到了很深的层次。不过,在论述“拳术”精义之外,向恺然最想表达的还是“国技救国”的理想。

《拳术见闻录》配合着《拳术》一书刊行,向恺然在书中介绍了霍元甲其人及其拳术功夫,他的“拳术”理论也在这些论述中体现出来。然而略异于此中对霍元甲的描绘,他的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则主张讲述霍元甲一生的精忠为国。这部小说是向恺然较早的一部作品,其“证实”的情况也很突出,不过比《拳术见闻录》之类笔记的传奇色彩要浓烈一些。更重要的一点是此书主要彰显晚清民国技击家的侠义爱国精神,彰显“国技”强国、救国的思想主张,故而在论述“国技”的概念方面不如《拳术见闻录》详实。但书中对最重要的两个角色:大刀王五和霍元甲的描写还是让我们找到了晚清民国“国技”或者说“拳术”复兴的源流线索。在《述大刀王五》这篇文章中,向恺然曾简要地述说过大刀王五之死:“庚子义团祸作,联军陷京师。德军以其大使实戕于拳匪,误善拳勇者,于匪为类。捕杀所及,而任侠好义之王之斌,亦遂被害焉。”^[13]盖其死实因被误认为“拳匪”,而我们前面说到“拳术”之运用与“义和拳”的关系,王五之死亦可做其例证。

另外,我们前面也提到霍元甲所创设的精武体育会、向恺然的多种国术撰著,这些都是近代志士提倡“国技救国”潮流中的重要表现。而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向恺然将其具体的思想主张转化为细致的人物描写,“以爱国深情与民族正气为魂魄,将其融入武侠情节之中”^[14]。通过对大刀王五、霍元甲等人在近代中国的作为与担当的描述,为我们呈现出近代侠义英雄的气节,而这与习武,与当时所谓的“武化运动”,与当时的国技提倡者周震麟所讲之《技击为改造社会之工具》、张秋白之《普及国技私议》等论说均是相一致的。



夫吾所谓以技击术改造社会者，非言以武力征服社会，而使其莫能乱也。诚以技击术者，为吾国千余年流传之旧艺术，其培养身体、壮固元气，为术多种，使循序而学之，则心神既定，百事如意，不以非分而贪财，不以蛮力而诈人，……臻于此境，社会又焉能凌乱乎？吾故曰，技击术为改造社会之工具^[15]。

宜组织有统系之运动也，此种运动可名之曰“武化运动”，以有别于“文化运动”也。其实“武化运动”不成功，而“文化运动”几难得其效果。设再进一步言之，所谓“武化运动”与“文化运动”实一而二而一者也^[16]。

而向恺然自己也说：“我为最热心提倡中国拳术之一人。宣统三年主办拳术研究所于长沙，遭革命之变，所址侵于驻兵，遂为无形的破产。民国二年，复宏其规，创办国技学会，得湘政府补助金三千元，延纳三湘七泽富于国技知识者，近七十人。才六阅月，又以癸丑之变，我本身亦因政治连带关系，附属的亡命日本。在日本复与吾师王志群赁居市外目白，组织专研拳术之学社。十余同好者，日夕抨击其中。……民国五年，友人电招返沪，复创中华拳术研究会于新闻新康里，未几因有粤东之行，事又中止。民国八年返湘，与吾师王志群组国技俱乐部，现其名尚存于湘。”^[17]

可见他平生一直在为提倡拳术、弘扬国技奔走，他在闲暇所作之武侠小说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自己现实奔走中的听闻经历，源于自己倡导侠义爱国思想的刺激，所以在具体的呈现中才会有笔记与小说内容的重复，才会有小说与现实的重叠与辉映。向恺然在《赵玉堂》这篇笔记中曾说“十年前，旧友皖人农劲荪曾为余言霍大力士俊清事甚详，余既为之传于《拳术见闻录》中矣。农与霍公交甚久，霍公平生一言一行，无不能言之纤悉靡遗。上海精武会之创设，农一言启之也。”^[18]由此可知，《拳术见闻录》中的霍元甲与《近代侠义英雄传》中的霍元甲虽撰写有先后，体裁有不同，但到底是同一作者写同一人物，其欲表达的核心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对侠义精神的宣扬，也是对拳术、对国技的推广与提倡。此外，又如他在《拳师言行录》（收在《国技大观·轶事类》中）“授徒篇”中的《述大刀王五》一文，讲大刀王五学习刀法的一段来历。而《近代侠义英雄传》的开篇即为大刀王五，他在文中说：“这部书本是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要写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固不能不请出一位事业在千秋，声名垂宇宙的英雄，作一个开场人物。”^[19]在这两例之外，向恺然对其他侠义英雄的介绍和描述大多不止一次，而是在笔记、文章与小说当中重复出现。说到底，向恺然的武侠小说虽或开启了近代武侠小说的套路，虽或为民国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这些都是他提笔撰述之后附带的结果。他考述“近代侠义英雄”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激励国人奋发进取、救国图存的斗志。正如他一再、再而三地创办国技学会、国技俱乐部等团体组织。

秦瘦鸥在评价《近代侠义英雄传》时，曾称赞它“结构紧凑，语言简朴，极肖太史公笔法。而最成功的是作者对于人物的刻画，如大刀王五的任侠好义，霍元甲的一片爱国热情，都写得十分突出；其他像山西老董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行径，上海伤科名家秦鹤岐的恬淡冲和，都跃然纸

上，使读者如见其人。直到今天，照我看所有的武侠小说中，能胜过《近代侠义英雄传》的，恐怕还不多”^[19]。其实对于向恺然来说，任侠好义与爱国热情乃是其武侠小说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他在书中欲将国技宣讲成爱国、救国的一个处方，所以写出来会使人陡增向慕之心、进而激发民众的爱国意识。他对国技的提倡、对拳术及拳师的见闻演述在这一效果下才有了与创办精武体育会等国技团体同等的意义。

5 结语

晚清以来的政治局势与社会环境可以说是一切救国学说提出的根源，是所有所谓“武化运动”、“文化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国技救国”由引进西方的“体育”概念和内容转化而来，由发掘民族固有文化，争取民族自信心而来。而这一急切救国、强国的民众心态，不仅体现在全国轰轰烈烈的体育会、武术会，还反映在近代时期的武侠小说当中，在侠义精神的包裹下散发着救亡图存的志向与热情，并且最终迎来了“国技”的复兴与讨论热潮。

这种情绪和心态一如姜侠魂在《国技大观》的序言中所说：“侠魂慕于侠而不能躬行，托空文以辑古今武侠名著，若《风尘奇侠大观》诸书，既先后厘定以供世。无非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谬蒙海内人士赞许，惭愧良多。……自十余年来，幸有天津霍元甲先觉，山东马子贞将军，湖南向恺然先生等，创办学会，聘师授徒，为研习之机关，以冀其天然民众国粹体育日普及于人群，以图谋生存在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场，不至于始则舍己田而芸人田，继则他人入而代芸，终则喧宾夺主，驱逐田主人于荒郊野旷，永沦为异族牛马奴隶也。迨近年间，此种团体更接踵而起，学者大有风起潮涌之势。士大夫尊重社会信仰，由式微而进为昌明之域，或亦物极必返之公例也。”^[20]然而，近代志士复兴“国技”非因“物极必返的公例”，实为救亡图存之大义；“拳术”“国技”“体育”之流行与讨论非是自恋狂妄、慕外崇洋，而是寄希望于国家能“式微而进为昌明之域”。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提倡和努力，我国才有了真正的体育事业，同时我们的“国技”也得以保存和继承。

参考文献：

- [1] 郭希汾.中国体育史序例[M]//中国体育史(民国丛书,第一编第50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1.
- [2] 朱亮.中国体育史序一[M]//中国体育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1.
- [3] 向恺然.我个人对于提倡拳术之意见[M]//向恺然,陈铁生,等.国技大观·名论类(下)(民国丛书,第四编第47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1.
- [4] 马良.国技大观序一[M]//向恺然,陈铁生等著.国技大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1-2.
- [5] 续录山西学务处所订学堂章程[N].申报,1902-05-17(2).
- [6] 爽公.体育与国技[N].中华新报,1919-04-09(1).
- [7] 徐哲东.征古第一[M]//国技论略(民国丛书,第一编第50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1.



注释:

【注1】本文引用报刊语料以标题为主。

【注2】晋,原文为“善”。误。

【注3】[国手]一国中某项技艺最为出众的人。唐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唐裴说《棋》诗:“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宋苏轼《循守临行出小鬟复用前韵》:“趁着春衫游上苑,要求国手教新音。”清和邦额《夜谭随录·霍筠》:“我是外科医国手也,何必他求?”傅尊《感怀》诗之三:“拯乱几曾逢国手,嫉余早分到蛾眉。”由书证可知,“国手”可指“诗写得好,棋艺一流、音乐造诣一流、医术高明等”。《现代汉语词典》前后版本都收入“国手”。1994年释义:精通某种技能(如医道、棋艺等)在国内数第一流的人。2010年释义:名词,精通某种技能(如医道、棋艺等)在国内数第一流的人,也指入选国家队的选手。继承传统又增加了新内涵,“也指入选国家队的选手”。

参考文献:

[1] 鲁威人.体育新闻报道[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24-130.
 [2] 冯国平,等.循序渐进英语核心词汇突破 15000:从 1000 词到 15000 词[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1:1.
 [3] 黄智显.语言学概论[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4:119-120.
 [4] 苏卉.军事词语在体育新闻领域的跨域使用[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7.
 [5] 陈梦飞.论体育新闻标题的新趋势//中国体育新闻工作者协会.体育记者谈体育新闻[C].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281-287.
 [6] 任志萍,李朝辉.从语篇的角度看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体育新闻[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217-220.
 [7] 金梦玉.专业新闻报道教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181-183.
 [8] 姚红卫.多元背景下体育新闻语言的承继性与时代性[J].现代语文,2008,(七月下旬刊):99-100.
 [9] 王建华.信息时代报刊语言跟踪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180,62.
 [10] 姚红卫.体育新闻语言若干问题的思考[J].文学教育,2012,(1上):114-118.
 [11] 张董可.体育新闻标题语言前景化探析[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1.
 [12]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71.
 [13] 姚红卫.汉语基础教程[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陈建萍)

(上接第4页)

[8] 铁·拳术之关系[N].权报,1919-04-08(1).
 [9] 张秋白.普及国技私议[M].//向恺然,陈铁生等著.国技大观·名论类(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9.
 [10] 李烈钧.技击术应衡以学理[M].//向恺然,陈铁生等著.国技大观·名论类(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3.
 [11] 姜侠魂.国技大观例言[M].//向恺然,陈铁生等著.国技大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1.
 [12] 向恺然.拳术见闻录[M].上海:中华书局,1916:2.
 [13] 向恺然.述大刀王五[M].//向恺然,陈铁生等著.国技大观·拳师言行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5-6.
 [14] 范伯群.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作《近代侠义英雄传》[J].西南大学学报,2011(1):40.
 [15] 周震麟.技击为改造社会之工具[M].//向恺然,陈铁生等著.

国技大观·名论类(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5.
 [16] 张秋白.普及国技私议[M].//向恺然,陈铁生等著.国技大观·名论类(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10.
 [17] 向恺然.赵玉堂[M].向恺然,陈铁生等著.国技大观·拳师言行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2.
 [18] 向恺然.近代侠义英雄传[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1.
 [19] 秦瘦鸥.小说纵横谈[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85.
 [20] 姜侠魂.国技大观序十五[M].//向恺然,陈铁生等著.国技大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17-18.

(责任编辑:陈建萍)